

人生「對題本」

路上，我們自覺不自覺地整理着「錯題本」。古訓所謂「吃一塹長一智」，不就是人生「錯題本」上不斷增加新內容嗎？

不過，人生不能只積攢錯誤，更應努力尋找「好東西」，或者說，在「錯題本」之外，還應經常整理屬於自己的「對題本」。我們碌碌奔忙於塵世之中，誰都難免做錯悔恨之事，但總有些事讓我們內心寬慰甚至自鳴得意，就像考試時靈光一現，解出一道數學題，寫下一句巧思妙語，或者像《好東西》裏的王茉莉鼓起勇氣走上舞台，坐在架子鼓前。這些都給我們的「對題本」增添了新的內容。

錯題本幫助我們認識和反思自己的不足，對題本讓我們發現和讚美自己的長處。錯題本讓我們在人生路避雷避坑，對題本則給我們勇氣和信心趟水攀岩，跋涉人間。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如果你的角色在海上漂流

船出海。荷塞的計劃是進行三十小時的深海捕魚。在開始時，他們十分順利，也得到了可觀的漁獲，但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，瞬間摧毀了船隻的引擎與電子設備。船隻失去了動力，而荷塞與以西結也失去了求救的方法。

在這時候，他們關心的是什麼？當我們以為兩位漂流者最關心的事情是求生，他們的經歷卻告訴我們另一個事實。當時，他們被困海中，只好徒手捕魚、捕海龜，以至飲用雨水和海龜血維生，而他們二人彼此承諾：哪怕有一天再找不到食物與水源，他們也不能吃對方的屍體。

終於，助手以西結因為無法適應生食，身體變得衰弱而死亡。相對於求生，荷塞更重視承諾，他始終沒有吃掉以西結的半份肉，而是最終選擇在他過世數天後將屍體拋入海中。

為什麼是「數天後」呢？這也解釋了這漂流者最害怕的是什麼！他害怕死，但更害怕孤獨。在二〇一四年一月三十日，荷塞終於在馬紹爾群島的一隅上岸。當他看到當地居民時，他的第一反應不是請求幫助，而是手持刀具大叫大喊。在他的喊聲中，人們聽到了恐懼、失

控、悲痛。後來，當記者問荷塞，那是什麼令他捱過這四百多天的漂流？他的答案：我想見我的女兒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又見「九廣通」

一次回廣州已是半個世紀之前了。那時我只是初小學生，跟隨母親及姨母一起到廣州探親。當時九廣鐵路香港段的車站仍在尖沙咀，從那裏登車便可赴廣州。我對於當年的乘車狀況及列車狀態已經印象模糊，只記得在廣州車站來迎接我們的親人，十分熱情。多年之後，我需要為母親跟進其娘家在廣州的一些房產事務，於是也多次造訪廣州，最方便就是乘搭九廣鐵路列車，一般俗稱為「直通車」。

初期乘搭的「直通車」都是單層，從紅磡直達廣州東站雖然要兩個

多小時，但是沙發式座椅尚寬敞，亦具備洗手間及餐卡，較之乘搭三個多小時的「旅遊大巴」已較舒適。由是，當年乘搭「直通車」都要預先去中旅社或鐵路總站購票，春節期間更是一票難求。是次「站見」鐵路展的新主角是雙層「九廣通」城際列車，車身印有英文名稱Ktt，外觀十分時尚。上下層車廂都是沙發式藍色座椅，參考飛機艙設計可以調校椅背角度，每個座位都有摺疊式餐桌及閱讀燈。即使是小胖子，坐着也不會局促。

列車在路軌上不斷前進，帶領着時代一直向前。從前能夠成功購票乘搭「直通車」，我已感到十分滿足。時至今日，高鐵已經取代「直通車」，從西九龍站直達廣州東站或南站，只不過一個多小時。就讓「直通車」成為美好回憶。

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耄耋「貓王」香江慶

過錄像、現場演唱紀念「貓王」。最為難得的是一眾昔日小歌迷、今天本地樂壇大佬、大姐輪流到台上獻唱金曲。有幾位印象特別深刻的，在此與讀者分享。

首先是瑞典裔的老港漂聶安達 (Anders Nelsson)，選唱《Funny How Time Slips Away》、《A Fool Such as I》，一面唱、一面到

台下穿插，以流利廣東話交談 (見附圖)。他亦預告今年六月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，與另一位流行音樂前輩 Joe Junior 和露雲娜舉行聯合音樂會，到時特別獻唱歌曲紀念離世的 Uncle Ray 和黎愛蓮。

當晚 Joe Junior 同樣演唱兩首經典名曲，《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》和《Baby I Don't Care》。後者連唱帶跳，音樂感非常強烈，也富抒情，嗓子逾一個甲子保持不變，殊不簡單。

流行曲「教母」Christine Samson 演唱《There's Always Me》。接着陳欣健說笑，好唱的歌曲餘下不多，唯有選唱《King

Creole》電影歌曲，唱腔和舉動俱有「貓王」的神韻。

最後夏韶聲以墨鏡、黑大衣裝束演唱《Don't Cry Daddy》、《Are You Lonesome Tonight》等，期待他在今年八月紅館演出。

珠玉在前，兩屆全日本模仿貓王大賽冠軍西島幸宏的傾力演出，也就成為精彩的加演。



逢周一見報



平凡之軀，英雄之心

《美國隊長4：勇敢新世界》上映一周有餘，全球票房已經突破二點二億美元，成為今年最受關注的漫威大作之一。它正式揭示了新的美國隊長——薩姆·威爾遜的挑戰與轉變。儘管影迷們對新任美隊的戰鬥力有所疑慮，但我認為這正是電影的精髓所在，它的亮點並非在於炫目的特效或驚天動地的戰鬥場面，而在於對「英雄」的重新定義。

首先，薩姆並不像史蒂夫·羅傑斯那樣具備超級士兵的能力。他沒有血清的加持，沒有任何超能力，也沒有變身後所帶來的無敵力量。因此，觀眾在他與反派交鋒時，會緊張和揪心。當他被打倒、受傷或陷入困境時，這是極為真實且具挑戰性的呈現。漫威並沒有為他賦予某些外來超能力或外星黑科技，這恰恰讓薩姆更具人性與真實感，是一個真實的、有血有肉的英雄。

這樣的選擇，也讓電影保持了某種現實的張力：如果薩姆無所不能，反而會讓電影變得不合邏輯。編劇在此展現了對角色發展的深刻理解——真正的英雄並非無敵的戰士，而是那種能夠在不利環境中找到出路、依靠智慧和勇氣去拯救世界的人物。薩姆的平凡之軀，正是他英雄之心的最好映襯。

如果你看過《變形俠醫》、《美國隊長》系列電影以及劇集《飛隼與寒冬戰士》，那麼理解這部電影中的人物關係將更加順暢。《勇敢新世界》並非一部完全獨立的作品，它在延續前作的情節和人物發展上有較大依賴，特別是薩姆與巴基之間的深厚友誼，以及他如何處理自己的身份認同問題。這無形中提高了觀影門檻，也暴露了漫威電影宇宙日益龐雜的敘事體系所帶來的問題。

很多人在每年一月樹立雄心大志，希望完善自我。繼「戒酒一月」(Dry January)後，今年又有人提倡「無怨一月」(No Complaint January)，即新年第一個月要堅持「壞事能變好事」的積極態度，口無怨言。偏偏一月正值隆冬，冰雪嚴寒。從新年狂歡回歸冰冷現實，放假後又要上班，想要保持情緒高昂着實不易。

美國公共廣播電台的主持人似乎也在努力振作，強顏歡笑，連一本正經的「美國人生」節目都盡量選擇輕鬆話題。這一期討論第一次約會女人會提的問題。如，「如果你之前的戀人(或配偶)和她現在的愛人一起出現，你會如何表現？」發問人希望判斷出約會對象是否準備好開始一段新感情。還有人問：「你最喜歡哪種陰謀論？」如對方滔滔不絕，詳細解釋，情緒亢奮，那就不妙了。

要是以上問題聽來交淺言深，有些貌似雞毛蒜皮的問題同樣能幫女性獲得重要信息。如，有人愛問「你相信世上有鬼嗎？」這個問題沒有正確答案，重要的是對方要和你想法一致，都相信、都不信或對此持開放態度。最糟糕的情況是男朋友固執己見，不願接受任何質疑。另外，非裔女性必問：「你覺得碧昂斯怎麼樣？」她們想要了解的並不是對方的音樂口味或有關通俗文化的知識儲備，而是他們會不會喜歡像歌星那樣敢作敢為的黑人女性。

約會需要考察是否三觀一致，判斷將來能否合得來，提出以上問題理所應當。即便可能存在「以偏概全」的瑕疵，總比「迴旋鏢式」(Boomerang)提問強。後者根本不是為了解對方，而是希望對方能反問同樣問題，給自己挑擺的機會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前幾天看了很受好評的影片《好東西》，片中講述王鐵梅、小葉和王茉莉，中年、青年、少年三個女性，理解和掌握各自生活的故事，讓我想起二十年前看過的另一部影片《203040》，講的也是 Lily、想想和小潔這三個不同年齡階段的女性如何處理各自的生活。兩相比較，《203040》裏最年輕的「小潔」二十多歲，而《好東西》裏的王茉莉還是個上小學的小女孩。這樣的人物設定讓後者在為女性發聲的同時，又加入了未成年女性社會化的考量，不但切中

當我們創造角色時，一個經常用到的指導問題是：「如果你的角色在海上漂流，他會希望手邊有哪三樣東西？」這問題的答案，往往揭示角色的性格、價值觀，以至內在驅動力，而如果我們將這問題改寫成更加清楚明白的三個分支問題，那就是主角關心什麼？害怕什麼？而他的動力又是什麼呢？

二〇一二年，在太平洋海上發生了一次漂流事件，主角荷塞一共漂流了四百三十八天。話說，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，荷塞找來了年輕的助手以西結一同駕駛一艘七米長的小型漁

「我們去年暑假參觀的『站見』鐵路展，最近增添了新展品，那是一輛曾經來回香港及廣州的城際列車，我們好不好再去參觀？」兒子是鐵路迷，難怪讀到有關的新聞訊息後如此興奮。我也想盡力滿足其要求，但是網上登記預約實在不容易。幾經嘗試，方才約到在學校春節假期最後一天前往紅磡站參觀。目測所見，大部分參觀者都是青少年，估計他們同樣對列車着迷。

我卻是帶着一股憶苦思甜的感覺前往展覽場地。屈指一算，我生平第

上周末介紹西九龍戲曲中心的流行音樂會。演出翌日再赴尖沙咀，出席另一場音樂盛會，展現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，由來已久。

所言者是一九六八年成立的「香港國際艾維斯·皮禮士利歌迷會」，在「流行曲之王」Elvis Presley 一月八日九十歲冥壽前三天，舉行盛大派對。網上慶祝紀念活動不少，但實際近三小時現場演出，向一九七七年離世的偶像誌慶的，香港是極少數之一。筆者全場觀察，無論是台上演，還是自發在台下聞歌起舞，大家盡情享受昔日年輕時的節拍和音符，香港不愧是個情義之都。

當晚在酒店大廳宴開幾十席，通

斜放蓋子

《豐子愷文集》裏有一張作於一九三四年的漫畫，描繪了一輛糞車隆隆地走在石庫門弄堂裏，當時還尚未流行使用馬桶，收糞便是一項必須每天提供服務而不能間斷的工作。這幅畫的標題「不知元旦的人」，表現了豐子愷先生對收糞工辛勤勞動的同情與感謝。

在化肥大量使用前，糞肥曾經是農田的主要肥料。歷史學家葛劍雄在其新書《往思錄》補充了一些相關信息，在他小時，每天清晨人們不必親自倒馬桶，至多只要將馬桶拎到家門口即可，因為每家的馬桶早已由惜糞如金的農戶承包，他們倒過糞後，還會將馬桶洗刷乾淨送回原處。

這裏有一個細節，農戶將馬桶送回時都送在門口，還會將蓋子斜放，而且開着一半，一則告訴主人馬桶已倒過，一則便於風吹乾弄濕的馬桶沿，免得主人使用時不舒

服。但沒想到，八十年代葛先生第一次在粵地用餐，見友人將茶壺蓋打開一半斜放在壺上，得知這是提醒服務員添水，不禁想起那時家門口斜放着蓋子的馬桶，差一點笑出聲來。

這倒讓我想起父親的一件事，以前他在田地勞作，用釘齒耙平整土地後，總習慣把耙齒一端朝下擺放，這樣既保障安全不會扎到人，也方便下次使用。後來一起吃酒席，注意到他每次用完叉子，都要把叉尖的一面小心地朝下放到盤子上，操作與在田裏使用完釘齒耙後如出一轍，簡直馬上就要笑出聲來。



逢周一見報

冒名頂替綜合症

第一次在小說中看到「冒名頂替綜合症」的時候，看着這個不太嚴肅的名字，還以為是作者杜撰出來的。一查之下，確有其事——冒名頂替綜合症 (Impostor syndrome)，亦稱為冒名頂替現象、騙子綜合症，患者不認為自己的成功源於自己的能力或努力，而只是運氣好。即使有證據證明，他們確實具備優秀才能，他們還是認為自己不值得獲得成功。

細想下來，這可能不是簡單的「缺乏自信」可以概括。蘇軾在《廬山煙雨浙江潮》中感嘆——「廬山煙雨浙江潮，未至千般恨不消。到得還來別無事，廬山煙雨浙江潮」。從未見時的「心心念念」，到目睹後的「不過如是」，登高者攀上世俗定義的成功之巔，卻發現雲海之中自己的倒影依然平庸。心理的落差，可

能才是「冒名頂替者」的終極困境。

從小學習的哲學告訴我們：事物的變化由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造成，而內部原因是其中的決定性力量，外部原因是變化的輔助條件，也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「內因是根本原因，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」。雖然很多時候，外部原因太過明顯令人無法忽略，以至於原本就看不見摸不着的、需要自我認同的內因顯得更加虛無縹緲，但我們始終要記得：雖然雞蛋需要適宜的溫度才能孵化，但溫度始終無法讓石頭變成小雞。



逢周一、三見報